

吴义勤 主编

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

中篇卷·第二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

吴义勤 主编
宋 嵩 点评

中篇卷·第二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·中篇卷·第二辑 / 吴义勤主编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3.5

ISBN 978-7-5039-5594-5

I. ①中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当代②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2443号

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·中篇卷·第二辑

主 编 吴义勤

点 评 宋 嵩

丛书策划 斯 日

责任编辑 斯 日 程晓红

装帧设计 刘玲子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84057666 (总编室) 84057667 (办公室)

(010) 84057691—84057699 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 84057660 (总编室) 84057670 (办公室)

(010) 84057690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47毫米×210毫米 1/32

印 张 14.375

字 数 30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5594-5

定 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，随时调换。

目 录

- 1 剔红 / 计文君
- 66 相忘江湖 / 尤凤伟
- 123 她的城 / 池 莉
- 187 救命 / 东 西
- 235 夏朗的望远镜 / 张楚
- 280 知识分子 / 许春樵
- 352 从正午开始的黄昏 / 胡学文
- 408 野猫湖 / 陈应松

剔红

计文君

一

钧州出貂蝉。

貂蝉跟钧州关系不大，没生在钧州——据说她是米脂人，应该也没死在钧州。秋染猜度，貂蝉不过是借代，具体指什么女子，不好说，但肯定美貌。钧州却又并没出过什么著名的美女，大名鼎鼎如褒姒西施杨玉环，颠倒乾坤祸国殃民的，没有；就是名头略低些，如苏小小李师师冯小青柳如是，让后来多事的文人酸酸地叹息一声卿何薄命的，也不曾听说。

但若换外人眼光来打量钧州，的确是此乡多美人。

钧州西边一马平川，曾经沙白水清的钧河在西关外流过。钧州的女子，肤色多如那昔日河底的细沙，白得起亮，再平常的眉眼，也被衬得别有风致。

秋染是土生土长的钩州女子，却是钩州女子中的另类，她太白，日后被人赞美的小麦色皮肤，曾是她的缺点。

钩州东依凤翅山，山不高，信步走走，汗没出就到了山顶，遍山榭树，一到秋天红叶尽染——据秋染的小说《枉凝眉》后记所载，秋染祖父因爱凤翅山上这片秋林，遂以秋林颜色为孙女取名为“染”，秋染说她还记得后院花厅上挂着祖父拟的对联：“秋似美人无碍瘦，山如好友不嫌多”。

这些却是秋染扯谎，可扯来扯去，谎言敷衍成故事，故事又化为记忆，秋染常常会无限怅惘地思念凤翅山上的榭树林。

钩州出貂蝉，这话钩州人不爱听。个中缘由，老辈的钩州人不愿意说，后来的钩州人就说不清了，反正秋染在钩州时，这话不是什么好话，暧昧得让人羞恼。要是外乡人不知就里说了，钩州人会连笑带骂地给顶回去。

外乡人多半打西边来，过钩河，钻进带着瓮城的西关城门洞，被千年之前浸在城砖里的森森兵气弄得心神一凛，重见天日时，跟阳光一起耀得人眼花缭身的，是西关大街上那些冰肌雪肤的摆摊女子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中国老百姓已经被商品经济充分启蒙了，钩州自然也不例外，鳞次栉比的买卖摊子摆上了西关大街，工商所的人除了拎着黑皮包来撕票收费外，任事不管。卖布的挨着卖肉的，卖菜的挨着修鞋的……摆摊的大多是女子，鸡争鹅斗的就难免，可斗着斗着就斗出了自己的秩序，无为而治相安无事，有时还相得益彰：等鞋匠给磨歪的后跟修补钉掌的功夫，跷着脚坐在小凳上的妇人，扭身给自己挑了一兜新鲜毛豆……

家住西关大街的秋染，刚读高中，多愁善感心高气傲的她绝想不到，几年后，她会变成那个拎着黑皮包撕票收工商管理费的人。

秋染在西关大街上收了一年管理费之后，多愁善感的她更加多愁善感。秋

染高中时代的好朋友林小娴也从中医学院毕业回到了钩州中医院，经过寂寞的九十年代，常常结伴散步的她们，成了西关大街上让人发愁的俩老姑娘。

小娴和秋染散步常常会走到西关城墙上去。是个晴好的冬日黄昏，秋染踢着砖缝里干枯的蒿子棵，对小娴说：“我写小说给你看，好吧？”

小娴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好啊——写什么呢？”

秋染说：“不知道——写心里的东西呗！”

把心里的东西写出来，并不容易，秋染纯属难为自己，亏得旁边有小娴拼命赞美加油。后来小娴远嫁，秋染一个人又多让西关大街愁了两年，她也离开了，不是出嫁，而是到省文学院继续拿小说难为自己。正当小说写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，她遇到了江天。

江天和他的天一书局当年创造的出版神话，至今还为同行津津乐道——那本《喝水喝出生命真智慧》，卖了四五百万册。写书的了然大师也成了行走红尘的神仙，虽然后来了然进了监狱——那是他走火入魔，自己也当自己是神仙，弄出了人命，这与把他从社区健康宣传员包装成神仙、替他出书帮他上电视的江天毫无关系。江天的天一书局挂靠的是自然科学出版社，虽然出版社对他们的管理主要体现在收取费用上，可江天及其聘任的策划编辑人员，基本还是能以科学精神自律的。了然到监狱里去反思教训了，但《喝水喝出生命真智慧》的成功模式，却成为同行追随复制的典范。秋染遇上了创造神话的江天，她的传奇也开始了。

那是在一个文化论坛上，江天走过来对秋染说，他看过她的小说——以命相搏般地追问人心，问的人糊涂，究竟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——写得累，看得更累——何苦来？

江天手里有本当年的畅销书，拿给秋染翻。那不过是仿古做旧的工艺品，粗糙，造作，俗在骨子里的附庸风雅，不懂装懂想当然，破绽百出瞎卖弄，

戏子气混着小家子气……千不好万不好，偏就卖得好——如今有几个真知道好歹的？

她刻薄完了人家，却又替自己泄气——就算你呕心沥血写的字字珠玑满纸琳琅，也未必能蛊惑买书人的钱袋，真真何苦来？

秋染没想到，江天敲着拿在她手里的那本书又说，“你若弄这套路数，那不是牛刀杀鸡，是牛刀杀田鸡。”

秋染听了一笑，把这话当奉承听听罢了。虽然远不到目无全牛的境界，手里到底握了把解牛刀，去宰青蛙，她一时也做不来，何况，青蛙也不是好宰的。只是她那毫不妥协的战斗姿态本也是强弩之末，加上江天软语相劝与鼎力相助，秋染就是百炼钢也化作绕指柔了。

江天的策划是要写“古典爱情”——青梅竹马，痴心苦等，好事多磨，终成眷属，却还是花落人散，此恨绵绵——秋染暗笑，这倒活画出林小娴的爱情脉络。那是秋染第一次跟江天说起林小娴，两个人讨论着小娴的故事，“做”出了后来被追捧为“古典爱情最后绝唱”的《枉凝眉》。

江天想出了“伪小说”一词来命名《枉凝眉》以及随后的系列产品，他用“伪”字来否定“小说”，暗示小说拥有真实的原型故事。江天说他的灵感来自曹雪芹，一部《红楼梦》真真假假，让中国人迷三倒四了两三百年。秋染倒觉得他这种自我否定以求广告效果的命名方式，更接近“狗不理”。

秋染心情复杂地接受了对自己的命名。《枉凝眉》小说文本这个“伪”故事之外，还包裹着一个用前言后记、评论宣传以及秋染姿态各异、优美优雅当然也不无忧伤的照片插页共同营造的“真”故事。

秋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对“伪”故事后面的“真”故事，讲得烟云模糊，自有一番不愿制造“佳话”的清高与矜持——大家闺秀嘛。虽然那个“大家”早树倒猢猻散了，至少人家的童年是在深深庭院中度过的，如今漂

沦憔悴，转徙于江湖，到底气象与寻常女子不同。一个家族在时间中没落败亡，诸芳流散，如今剩最小的一个在异乡都市里，天寒翠袖写残梦——大家喜欢这样的传奇。

《枉凝眉》文本内外的故事，却也全非一点儿影子没有，秋染乾坤挪移，在钩州西关大街的破碓陋院间挪出了一片深深庭院，至于她给自己铺排的那段家史，勉强也可算做春秋笔法。

秋染把挤在一个大杂院里的几十户人家都请了出去，添上花草楼台，晕染出云霞翠轩，变成了故事上演的那座大家院落。在西关大街上开过店铺的祖父，被她敷衍成了钩州城里德高望重的一代儒商。在钩州火电厂当工人的父亲，跟着寡母在两间临街房中长大，家境本就不好，又因为擅长文艺瓜葛上了一个长他几岁的有夫之妇，挨了处分，年过三十才娶了个郊区蔬菜队的女子为妻。秋染对此含糊其辞，只说才情性情都有的父亲，偏就情路坎坷，以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血统论为背景，生生替他解读出了一番“乌衣巷口夕阳斜”的身世之叹……

秋染唯一没有提及的，是去世的母亲——秋染写《枉凝眉》的时候，母亲因病去世一年，自母亲去世，她就成了秋染文字里的禁忌，从来不提。母亲在西关大街上摆凉粉摊儿，是秋家真正的支柱……母亲谙熟《红楼梦》《三言二拍》，毛主席诗词背得一字不差——秋染的名字其实是母亲取的，语出主席著名的《沁园春·长沙》……秋染常常怅惘地独自想着母亲——她骨子里的那份很能挣扎的务实和徒增烦恼的务虚，也许都来自母亲……

《枉凝眉》之后，秋染就开起了作坊，挥手风起云飞，回眸柳暗花明，裙翻绿浪，袖舞红雪，直在键盘上敲出了打碎丁香的急雨……接连推出六本满纸花影月痕的“伪小说”。市场最买账的还是《枉凝眉》，但爱屋及乌也是

人之常情，封面上秋染两字，有意无意之间，也有些媚人的胭脂色了。

秋染的手工作坊，如今升级为了现代化流水线，策划选题，拉出大纲，查资料，写底稿，都有人管理有人落实，最后由秋染统稿润色。今年江天公司全力打造的秋染新著《倾国倾城》，全书六十余万字，三个月也就出炉了。

《倾国倾城》不是“伪小说”——这三个字如今也不刺激了，它彻底抛掉了小说的幌子，摆出了典籍的姿态——它是历史，是文化，是“迷人女性成功人生的必备读本”。与市场目标相同的生活类图书相比，它文学、诗性，锦心绣口地掰扯着所谓佳人的十八般武艺；与吟风弄月的文化随笔相比，它丰富、实用，引经据典地在故事里包裹了各色知识，从涵养心性到经营爱情，乃至烹茶煮酒插花斗草一衣一饰一饮一啄，无所不包。看书的腰封，有志为不薄命之佳人者，不必去苦寻秘笈，只要拿着秋染的“读本”专心修炼，定能“炼”出传说中的花模样、玉精神，兰心蕙质，冰雪肚肠……

《倾国倾城》扭转了秋染《枉凝眉》后几部作品市场反响平平的局面，总算再次上了畅销书榜单。可也就是因为这本《倾国倾城》，秋染与江天的关系，出现了点儿微妙的变化，秋染不认为是自己多心——透明的裂痕正在他们之间出现，她已经感觉到了那裂痕中透出的丝丝冷风。

二

秋染与江天之间，似乎并无特别的关系，至少在周围朋友们眼里是这样。秋染头脑清醒——江天这样的黄金单身汉，早被周遭的女人惯成了范柳原，秋染又唤不来天塌地陷的一场战争来成全自己。

这么比，不免牵强矫情。秋染不是白流苏，一不在多嫌她的娘家寄人篱下，等着场如意缘出尽胸中恶气，二不需要婚姻充当长期饭票，三不是除了

“某人妻”再寻不到社会位置的过时淑女，秋染是思想、经济、社会地位各方面都获得充分解放的二十一世纪初的畅销书女作家，那个蒙昧可怜的白流苏，怎么能比？

有时候秋染又忍不住这样比——到底还是存了份幻想，才会有那种白流苏式的被动无力感——头顶一片奈何天，除了自己“挺”着，也没别的办法。故而偶翻看得烂熟的《倾城之恋》，她还会心有戚戚。

这也就是无聊时酸酸地反刍两口青春期吃下去的草而已，秋染也不会真的把自己关在幽怨悲凉里，七十年前的旧故事，早失去参照现实的可能。《倾城之恋》里那两个机关算尽的复杂人儿，如今看，都有几分质朴天真了。再打个蹩脚的比方，白流苏与范柳原，不过是冷兵器时代的近身肉搏战，角力僵持，斗智斗勇，总有个刺刀见红，谁输谁赢；秋染与江天，那是在核阴影之下打信息战、神经战，不肯输，也不敢赢，其复杂困难的程度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秋染采取的战略战术，一直还是对的，与江天不即不离，事业上的合作伙伴，生活里的红颜知己，连点儿让自己空欢喜的流言蜚语都按下性子从不去招惹。

江天绝少绯闻——倒比那些有家室的男人还小心，见势不妙知道躲。秋染笑他最会用第三十六计——江天答曰：碰上那些历史难说清白、心理疑似健康的女人，不走还等什么？

秋染也是历尽劫波，有识有度，就算不听他这话，也是进退有据的。对江天别有一番清冷超然的态度，不腻不缠，癫狂也只在床上，下了床，哪怕只有两个人，秋染也从不失态。几年处下来，江天在秋染生活中的位置自然重要，秋染在江天的生活中，也不是可有可无了。

江天给了“不可替代”的考语，秋染心里那点儿幻想的野草，就春风吹又

生了，要是不下狠心时时剪除，它能一夜长满人心。心神不稳，难免就会失态，因为《倾国倾城》两个人闹了点儿“小”不愉快——小是小，却后果严重。

那是年初，在江天办公室里，他和秋染讨论《倾国倾城》的策划。年底忙乱，秋染有一两个月没见着他了，好不容易见了，他开门见山说正事，她有些不在状态，听到又是弄这种没意思的东西，秋染就有了情绪。中间他被人叫了出去，秋染坐在那儿，看着桌上新换的日历，陡生悲戚，自己跟自己捋旧账，小半辈子的伤心事都涌上了心头，天地不仁，岁月无情，生如苦役，身似飞蓬……那点儿坏情绪充分发酵，等他再回来要接着说事儿，秋染已经是攒下了满腹的奇苦至郁，怀里揣不下，都泛到脸上来了。

江天没注意到她脸色不对，进门就说：“策划的草案你也……”

秋染冷着脸打断了他的话头，“我写不了，你找别人吧。”

江天抬头，两个人四目相对，不知道他看出了什么，脸上的笑落了下去，低头收拾起了办公桌上堆着的信封杂志，屋里的空气都跟着僵硬起来。秋染心下一凛，知道自己没来由耍性子，让他寒心生气了——可他的反应让她更寒心更生气，眼里有了泪意，心开始慌，却又只能强忍着，别着脸不说话。

半天，江天从办公桌前转身，走到秋染坐的沙发前，蹲下来，握着秋染的手，一脸郑重地低声问：“有人挖我墙脚的？说出来我听听，什么价钱？别人给得起我也给得起！是不是人家还使了美男计？”

秋染被他气得扑哧笑了，笑得眼泪掉了下来，抹掉了泪，接着商量他们的《倾国倾城》了。虽说前面有人做了大量工作，可秋染那点儿爱好要强的心，还是不肯松懈，再烦再累时间再紧也想细看。留着那些半通不通的句子，张冠李戴的典故，最后人家笑话的是她！书的规模大，时间又紧，秋染赶得几乎吐血，最后倒落得江天对她说，卖本书容易吗？为了巴结女作家，

他还得牺牲色相！

秋染听他这种话也听惯了，听了也就是笑笑，心里是番什么滋味，自己也弄不清楚了。江天这样的男人，已不是聪明两个字能形容得尽了。

秋染闲下来反复想那天的事，大概江天从她眼睛里读到了真切的痛苦，这痛苦，使他发现几年来的轻松竟是假象。江天也许感到了压力——活着本就不轻松，何苦再招惹些难偿的情债扛在肩上？被秋染冰封的痛苦，早晚有一天会破冰而出，变成汹涌澎湃的激流，闹不好成了凌汛，淹他个一塌糊涂也未可知。那天秋染的失态，不过是冰封河面上裂开了一道细纹——江天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有一点儿危险，他立马就撤。

秋染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多了——可她知道，用她的心眼儿想江天，想得多还是不够。《倾国倾城》上了排行榜，秋染收到消息后也一阵兴奋，就打了江天的电话，江天简单匆忙地说他已经知道了，祝贺秋老师，然后就挂断了电话。

在电话断线的嘟嘟声中，秋染周身生出了寒意——这个电话不能说明什么，平时他玩笑也常叫“秋老师”，匆忙挂断也许是正有事——没有什么可作凭证，秋染却分明感到了江天在拉开他们之间的距离。

三周没有电话，秋染也没有打给他——她有心来检验自己的判断。不知道算不算证实了自己判断，秋染有些心灰意懒，索性让自己彻底死了心也好——若不是靠那点儿托付终身的幻想撑着，她也未必有那么大的耐心来跟他周旋。这些年也只剩周旋了，倒忘了问问自己，恋着他的什么。

撇开了江天，秋染胡乱找人填空，喝酒K歌，闹了几天，天天醉得难受。半夜酒醒，月亮从敞着窗帘的窗户里照进来，墙上全是植物的叶影，秋染发现自己竟睡在客厅地板上，如何回的家，完全记不得了，窗帘没拉，空调却

开着，吹得她浑身又冷又硬，僵成了被月光画在地上的一枝叶影——那干硬的叶子哆嗦着，一声接一声地嘎嘣，生不如死哪……

秋染用热水泡软了身体之后，明白了一件事——江天是她的定海神针，拔不得，至少现在。第二天，秋染打扮好，决定去江天的公司——不能打电话，她想给江天表达的东西太过微妙，不能言说。

秋染在公司没遇到江天，却获悉了他的新策划案。

江天把这本新书戏称为“玉女心经”，讲女性养生保健的，模式照旧，书与电视讲座同时推出，讲座光碟配合图书发行，著书人自然也就是主讲人。江天理想的主讲人，女性，形象气质好，表达能力强，有中医的相关从业背景，年龄不要太大——太老没有吸引力，也不能太年轻——太小没有说服力……总得有一定的基础，江天才有可能把她打扮成观音捧上莲花宝座。

秋染听了就打电话给江天——你要找的不正是林小娴吗？

江天在电话那端顿了片刻，问除去秋染的文学加工，林小娴还能剩几分？

秋染笑了，那就去看看——眼见为实。

秋染挂了电话，嘴边的微笑半天也没褪去。秋染的好心情，也就维持了几小时，晚上她对着镜子一身接一身换着挑衣服时，接到了崔琳的电话。

崔琳是省台卫视频道金牌栏目“论衡”的制片兼主持。从栏目的名字就可以看出，这是个定位高端的文化类节目，崔琳却是居象牙塔之高不忘江湖之远，既有传承经典普及文化的大情怀，也有深入浅出化雅为俗的好本事。文化本就是个大得能装天的如意口袋，谈什么都是文化，崔琳钩沉历史，评点时尚，人物访谈加情境再现短剧，把空泛的文化变成了活色生香的画面故事，且讲得星移斗换雨覆风翻，故而曲高并不和寡，收视率相当不错，稳占每周日晚的黄金时间。

秋染心底对崔琳的节目很不抬举，一言以蔽之：怪力乱神，胡说八道。自

已出版“伪小说”，崔琳传播“伪文化”，从祸害人的程度上，五十步还是可以鄙夷下一百步的。只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新书《倾国倾城》，她还是去上了崔琳的节目，将书中佳人放在当下的婚姻市场和职场中，煞有介事地探讨了一番谁最具竞争优势。

秋染认识崔琳，倒不是因着上节目，而是因着江天。崔琳与江天是相识多年的好朋友，两人的关系是仅止于此，还是……秋染从来不想这种愚蠢且有失身份的问题——大家都是朋友，如此而已。但崔琳和秋染这样两个女人肯如此斯抬斯敬亲热有加，江天的力量是无法忽略的。只是这点儿力量太过微妙，不仅不足为外人道，就连自己也不能细想的。

崔琳在电话那端笑道：“大佬说你们明天去钧州——我也正好有事过去，明早七点去接你——我全程安排。”

崔琳嘴里的“大佬”，指的是江天。崔琳对江天，从来没一声正经称呼，不是大佬，就是大师，有时候还叫夫子，先生。秋染听了崔琳的话，说不清怎么回事，心忽地一沉，一股气顶上来，顶得胃生疼。

电话那头有人低低地喂了一声——想是江天接过了崔琳的电话，听声音就知道他喝多了，“我刚才跟她讲你的林小嫫，她不信世上有这样的人儿，说实话，我也不信……”

秋染摞下去的性子弹了起来，“不信算了！”

秋染啪地挂了电话，竟然气得浑身哆嗦，一边生气，一边又觉得莫名其妙：自己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——不敢想，一想，眼泪就落下来了，一落还就收不住了——跟他认什么真呢？——伤心不是因为跟他认真，是因为不能跟他认真——不能认真就不认真，本来也就没有认真——能不认真，也没有认真，却不能不如此伤心……这番拧巴至此的感情逻辑，说出来就是段相声贯口——想想又可笑……哭哭笑笑一个人闹了半夜，倒不寂寞，灌足了酒，

也就睡着了。

秋染是被崔琳的敲门声叫醒的。

秋染匆忙洗澡换衣服，跟着崔琳下楼。崔琳个儿不高，所以脚下鞋跟的高度永远在十公分以上，哪怕是双拖鞋。这份毅力，秋染实在自愧弗如。比起崔琳，秋染自愧弗如的地方太多了，人家崔琳把人生经营得濯濯如春日柳，忙得成了千手观音，还有工夫结交无关功利只论性灵的朋友，如江天……秋染的人生与之相比就萧瑟寥落多了。

去接江天的路上，崔琳让助理停车，下去给秋染买份早点。崔琳四角俱全万事如意，自然有人家的原因，这点儿周到体贴，还算不上大好处。秋染拿吸管喝着热豆浆，故作漫不经心地问：“你怎么会去钧州？做节目吗？”

崔琳说：“钧州文化局一个熟人跑来找我，他们要搞一个貂蝉文化节，想跟我们栏目合作一期特别节目……”

秋染丢了叼在嘴里的吸管，惊问：“钧州要搞貂蝉文化节？！”

崔琳笑道：“有什么好惊讶的？西门庆故里还有人抢呢！观音之乡不也在选‘活观音’吗？貂蝉比观音总还靠谱些，好歹是人——我小时候也听人家说过，钧州出貂蝉……”

秋染突然爆出了一阵笑，崔琳被她笑得莫名其妙，扭头看秋染。秋染忍笑解释：“真不知道说什么好——钧州出貂蝉，可不是什么好话。”

崔琳说：“钧州文化局请民俗专家专门做了田野调查，貂蝉被杀后，埋骨凤翅山，后世钧州就出美女——现成的例子，你，还有那个林小娴……”

秋染啐崔琳了一口，“人家林小娴可不是钧州人。我在钧州长大，从来没听说过貂蝉死在钧州。反正小时候，看大人的反应，猜‘钧州出貂蝉’不是好话。长大了想想，貂蝉也许指的是青楼女子。钧州自古就是商业重

镇，水旱码头，清末又通了铁路，经济繁荣娱乐业自然跟着发达，西关外城墙根儿一带，一家挨一家的都是班子，临着钩河，当时被人叫做‘赛秦淮’……”

“好一幅‘钩州梦华录’！”崔琳笑道。

三

江天上车后，秋染一直没跟他说话，扭头看着车窗外。

车上高速后，窗外不时闪过一片尚未种秋庄稼的新翻土地，潮湿的深褐色铺展开，远远有巨大的泡桐，峨峨的树冠映着青天。平原上的大树，天覆地载，无遮无拦，才能长得这样雍容端正，不挣扎，不扭曲，真好——秋染眼睛酸起来，不觉闭上了眼。

回钩州，除了林小娴，秋染也没什么人可见——母亲去世后，父亲当年又结婚了，卖了钩州的老房子，跟着人家去了嵩城，弟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，娶妻生子，各自一家过日子了。老亲旧眷在钩州的也有，只是都不大来往，跟两姓旁人也没什么区别。秋染平素从来不把这些当事儿，很少想，想也没什么感觉，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车子离钩州越近，越要想这些，还想着满心凄惶。

朦胧中感觉江天握了一下她的手，秋染睁开眼睛，看着他，略带凄楚地绽出一丝微笑，深情款款地把手从江天手里抽出来，合在了自己的膝盖上。

江天笑笑，问她和林小娴如何约的。秋染微笑回应，放心。

到了钩州迎宾馆下车，秋染踱到一边打电话给小娴——她没有告诉江天，林小娴对于他们的到来和“玉女心经”的策划还一无所知。秋染了解林小娴，她只能如此这般，强迫小娴接受这件名利双收的好事。